



## 仇英及其《人物故事》册

单国强

明代中期，在苏州地区崛起的“吴门四家”——沈周、文征明、唐寅、仇英，不仅称雄于当时画坛，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沈周、文征明是典型的文人画家，他们开创的“吴派”，替代了明初院体、浙派的地位，成为支配画坛的重要流派。唐寅本系文人，失意后以卖画为生，作品兼有行家和利家的特点，他擅长诗文、书法，绘画中注重诗、书、画三者的结合，因此，他的创作，主要也属于文人画范畴。唯仇英是一位出身低微的职业画家，独以丹青取胜，画面很少题诗、书跋，风格也与文人画迥异，而他却能与当时著称画坛的沈、文、唐等画家相颉颃，并驾齐驱，可见其精湛的艺术造诣。尤其是他的人物仕女画，不仅在当代出类拔萃，形成新的流派，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。许多文人画家和鉴赏收藏家，都由衷地钦佩他的艺术才能。

关于仇英，画史记载甚少，从一些零星材料中，可知其生平概况。仇英字实父，号十洲，江苏太仓人，侨居苏州。生卒年代无确切记载，据徐邦达先生考证，约生于弘治十五、六年（1502或1503年），卒于嘉靖卅、卅一年（1551或1552年），活了五十岁左右。也有人认为仇英活了近六十岁，约生于弘治七年（1494年）。从同时代人文嘉的诗：“仇生负俊才，善得丹青理，盛年遂凋落，遗笔空山水。”（《大观录》）以及董其昌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所说：“仇英短命”，可证徐先生之说较确，他在世不会超过五十岁。

画史记载，仇英出身甚微，“其初为漆工，兼为人彩绘栋宇，后徙而业画，工人物楼阁。”（清·张潮《虞初新志》）从他一生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看，他确实保持了民间艺人的良好习性。仇英是位工匠起手的画家，学画后曾得到周臣的指授，“初执事丹青，周东村异而教之。”（明·徐沁《明画录》）“少师东邨周君，画得其法”（《大观录》）。周臣是当时著名的职业画家，继承南宋马夏传统，属明院体画风，唐寅曾拜其门下，从而掌握了扎实的造型能力和深邃的笔墨功夫，使他有别于一般文人画家。仇英在这位老画师教诲下，无疑也进行了坚实的基本功训练。从他留存下来的不少具有“院体”意趣的水墨人物画，如《羲之书扇》、《柳下眠琴》中，可以明显看出老师周臣的影响。但仇英更多是从临摹古画中得到启迪，由唐宋名迹中汲取营养。据记载，仇英曾受到文征明的器重和栽培：“初学画，即见器于文太史，父子为之延誉。”（吴升《大观录》）声誉渐著后，即被著名收藏家项元汴、陈官延请至家中，专门作画。项元汴之孙项声表在题仇英《秋原猎骑图》中说，“仇十洲先生画，吴赵吴兴后一人，讨论余先大父墨林公韩幕中者三四十年。所览宋元名画千有余年矣。又得性天之授，餐霞吸露，无烟火气习，遂为独绝之品，声重南金。”（吴升《大观录》）彭年在题仇英《职贡图》跋中曰：“陈君名官，长洲人，与十洲善，馆之山亭，屡易寒暑，不相促迫。由是获尽其心匠之巧，精妙丽密，备极